

> 往事

备战高考的日子

□ 禹艳芬

我参加过高考,这是毋庸置疑的,因为我有一本1997年7月昌宁县第一中学的高中毕业证。确切地说,上高中以前,我从未探究过“寒窗苦读”的深意,读了高中以后,我才对此有了彻底的领悟。

那一年,我17岁,那天的雨特别大。我撑着伞,独自走在通往考场的道路上,没有送考的车子,没有送考的鲜花,唯有母亲送我出家门时深情的凝望。我知道,这双眼睛里,有无尽的期待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校门口的道路上,心里有几分忐忑,我不知道考场上有什么样的考题在等着我,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学校在等着我。这忐忑犹如细细的雨丝,轻轻缠绕在我的心头。

为了这场高考,我等待了很久。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时刻,我一个人静静地操场边站着背书。困了,我就拿一张草稿纸垫在台阶上,然后坐下歇一会儿;饿了,我就掏出裤兜里那个冷了之后又被自己体温捂热的鸡蛋吃。那可是母亲在街天塞给我的!要知道,那个鸡蛋在那些困窘的岁月里可以买好几两盐巴,够我们一大家子吃好多天了呢。

歇够了、吃饱了,我继续站起来背书,不为别的,只为我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,为了让他们的汗水不白流。这样的日子,我那些衣食无忧的同学是不可能知道的,因为我的心里,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自卑,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自尊吧。

那些时日,我常以“心比天高,命比纸薄”自比。年少的我,并不知晓命运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,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把它抓牢。这道理,自然是经过在社会上数十年的摸

爬滚打以后,我才慢慢悟出来的。

那些年月里,我最怀念的是夏夜里和蚊子为伍的时光。这些时光,在我站上讲台后,曾无数遍和我的学生们说起,只是说的时候,有一种甜甜的、咸咸的东西从那些岁月里流出来,慢慢地、慢慢地流回了心里。

夏天的夜晚,我常常一个人拿着书本,到教师办公楼的路灯下面读书,一读就到半夜。当我蹑手蹑脚回到宿舍,躺在床上的时候,基本是夜里两点左右了。

当时昌宁一中的教师办公楼是进学校大门右转,从圆形门洞进去的一个独立的园子。由于是偷偷溜去看书,每次,我都是在二楼楼梯走道上席地而坐,虽说是席地,但讲究的我,还是拿了一张废纸垫在屁股底下。

夏天的夜,炎热;夏天夜晚的路灯,招虫子;夏天夜晚路灯下的人,招蚊子。还好,我偷偷从家里母亲的宝贝箱子里拿了几圈香香的东西背到学校,这香香的东西自然是蚊香。在路灯下看书的日子,我自然也是偷偷藏了一小盒火柴。坐定后,悄悄点燃蚊香,通常是一小圈蚊香燃尽,我就收书回宿舍睡觉。我很庆幸,这些日子我没有一次被值周老师抓到过,并非我的老师们不认真,应是他们见我刻苦学习的模样,不忍心抓现行吧。

高考以后,我如愿以偿,就读了自己喜欢的师范类专业,并在数年后,顺利走上了讲台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如今,年近半百的我,回首那些刻苦读书的艰难岁月,却甘之如饴,正是那些岁月和岁月里那些默默奉献的我的恩师们,让我得以在三尺讲台上,塑造孩子们的心灵。

> 闲话

荷塘雅记

□ 王超

周末,恰好路过一片荷塘,便去那儿走走,散散心。一场夏雨刚过,那满池荷叶,经雨染洗,焕然一新,苍翠欲滴。

荷叶仿佛肩并肩密密地挨着,有的出水高,有的出水低,叶片如青色的玉盘,里头盛着一窝晶亮的水珠。远远望去,整片荷塘灿若星辰,那闪烁的水光,像是直照进了我心底!有时,清爽的微风拂过水面,荷叶轻轻颤动,水珠在叶面上欢快地滚动;若风稍大些,水珠则如淘气的灵猫,蹦跳着从这片荷叶跃到那片荷叶,伴随着“嗒”的一声脆响,煞是可爱。

靠近岸边的水面上,游弋着三五只水龟,状似蜘蛛。掷一粒石子下去,它们便受惊逃窜,以尤为迅猛之势在水上滑翔,眨眼间就消失在荷叶深处;一只乌龟正悠然地在石块间小憩,偶尔舒展四肢,很是惬意,几只蜻蜓在它上方盘旋飞舞;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”,一群肥锦鲤和黑鱼,漫无目的地在水中嬉闹着,颇为快活。

忽然,天空又飘起了雨。雨势不急不缓,仿佛拉长了午后的时光。雨水打在荷叶上,水珠四溅、跳跃,此时我的心情也随着这雨的节奏轻快起来。最妙的是听雨打荷叶的声音,层层叠叠的荷叶好似一顶顶绿伞,与雨点碰撞,发出连绵不断的声响,宛如万斛珍珠落入玉盘,清脆悦耳。

妻子提议,不妨去避雨喝茶。于是,我们穿过小桥,向西行去。荷塘四周,有桃树、楝树、枫树、广玉兰、栀子花等,蓊蓊郁郁,留给行人的只有一条小道,虽万分狭窄,走来却颇有趣味。很快,我们来到廊亭,泡上一壶绿茶。茶叶卷曲如

螺,清香扑鼻,茶水碧绿,恰似荷塘之色。

亭外亦是一片池塘,只是不见荷叶。我们边品茶边闲谈。雨后的空气闷热潮湿,没一会儿,身上就黏糊糊的了。不经意间,在不远处的曲桥上,瞧见一片行走的荷叶——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头顶荷叶,当作雨伞,蹦蹦地走着,甚是有趣!

茶水很快见底,我们起身离开。再次经过荷塘时,竟意外瞅见塘中有零星几株荷花,被荷叶簇拥着、守护着。有的还是花苞,白里透粉,如羞涩的少女;而有的已然盛开,姿态婀娜,娇艳动人。有一两朵接近凋零,里头嫩绿的莲蓬若隐若现。

说起莲蓬,便忆起儿时采莲之乐。那时,乡间有一大片荷塘,在盛夏的荷花凋谢后,莲蓬果便跃入眼帘。奶奶坐在红木盆中,穿梭在荷塘间采莲。木盆在水上晃悠悠悠,她每伸手去摘,木盆一头便像沉落似的,总叫人忍不住捏一把汗。荷花茂盛,很快地便进入深处不见身影了。可没多久,她又带着好些果实归来。我剥开壳,将莲子丢进嘴里,滋味之清甜,令我一颗接一颗地吃,忙个不停。

暮色渐浓,归途中,我依旧沉浸在荷塘美景以及那些回忆中,意犹未尽。岁月匆匆流逝,夏荷却年年如约而至。在繁忙心乱时,不妨抽出半日之闲,约上好友,漫步荷塘边,细赏夏日里这一抹质朴的色彩,感受它蓬勃的生机,聆听它的低语,与其倾诉衷肠。在这静谧之中,内心逐渐放空,仿佛与荷叶一同融入这夏日永恒的绿意里,寻得宁静与悠远。



《小荷初露》(水彩画) 徐宜超作

> 万物

一架黄瓜满院香

□ 白丽霞

春天的时候,我从老家带回来几粒黄瓜种子,随手撒在院墙下的土埂上,本是无意插柳,却不想,没几日,那些小颗粒竟拱破了土层,怯生生地探出头,迎着阳光,快乐地生长起来。

可能是土壤肥沃的缘故,这些小小的黄瓜苗生长得格外卖力。不经意间,它便已经铺藤了。老话说得好:“黄瓜要往高处挂,结瓜板车装不下。”我找来几根长竹竿,在院墙边搭了个简易的瓜架。没想到,这瓜藤像是得到了赞赏,很快爬上架来,随后,藤衍藤,蔓长蔓,没过几天整个瓜架被爬得满满当当。

一阵风吹过,满架瓜叶哗啦啦地响,像是在演奏一曲欢快的旋律。藤架上不时有蜂蝶穿梭,时聚时散,它们的翅膀在阳光的映照下,闪烁着五彩的光芒,生动极了。夏日里的某一天,我给藤叶浇水时,惊喜地发现黄瓜开花了,那一朵朵小黄花,藏在浓密的绿叶间,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。没过多久,黄花处长瓜纽了,小瓜纽纤巧细嫩,越长越大。我站在瓜架旁,静静地端详着这些稚嫩的小家伙,只觉得它们是小院里最具诗意的存在,为这方平常的小院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这几天天气炎热,每天午后,我都会搬张竹椅,坐在瓜架旁纳凉。泡一壶茶,拿一份报纸,享受这难得的清静时光。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,洒落在黄瓜架上,把叶子照得绿油油的;瓜架下,瓜纽上的黄花蔫了、淡了,可它后边的瓜却长了、粗了,通身青碧,刺儿坚挺,散发出一股原始的清香。正当我看得入神时,黄瓜架里居然

发出“咯噔”一声闷响,原来是里面的那根早生的黄瓜发出生长的涨音,就像孩童专门为吓我发出的声响,我拨开叶子,细细观瞧,发现那根黄瓜比昨天明显长了一截,大了一圈。

终于,几根色泽翠绿的黄瓜到了采摘的时候了。采摘黄瓜也有讲究,得拨开藤叶,左手握住黄瓜,右手顺着藤掐断瓜头上的藤蔓,一根鲜嫩的黄瓜就到手了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,几乎家家都种黄瓜,放学路上,口干舌燥时,路过谁家的黄瓜地,就跑进去,顺手摘下一根,在衣服上蹭几下,张嘴咬上一口,那份清脆与甘甜,难以名状。半根黄瓜下肚,口渴立马消失,人也精神了许多。

我把摘下的黄瓜洗净,变着花样做成各种美食。黄瓜蘸酱最是地道,新鲜的黄瓜洗净蘸上一点自家酿的大豆酱,瓜香与酱香弥漫,让人停不下嘴巴。把黄瓜用力拍碎后放进大瓷碗里,浇上醋汁,淋上小磨麻油,放点蒜末、盐和味精,筷子一拌,一盘清爽可口的凉拌拍黄瓜就成了。

假日里有朋友来访,那架黄瓜是我炫耀的资本。我一边带他们欣赏,一边摘下几根,洗净切片,再切一两个西红柿,将西红柿的汁液倒在瓜片上,再加点盐,用筷子一拌,放在白瓷盘子里,香甜鲜嫩,色、香、味俱全,朋友们边吃边夸,都说这黄瓜不施农药,现摘现做,爽口开胃,好吃得不得了。

一架凭空而生的黄瓜,让满院飘香。它不仅为我的夏日生活带来了清凉与美味,更让我的小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成为我生活中一份别样的景致。